

現在愈來愈覺得自己是個變態的女人，而且奇怪的是，愈變態，我倒愈覺得幸福。

還是少女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一定和別人不太一樣。在那個連電視都還沒有誕生在台灣的年代，別的同学好像都簡簡單單的做著少年純情的美夢，我卻饒著若狂的讀著愛情小說、武俠小說，偵探小說，甚至章回小說。我雖然愛讀這些小說，但是我並不是什麼文藝少女，說真的，我讀它們是因為它們中間有些激情的片段令我心跳臉紅，令我莫名其妙

中搜尋著那種場景。當然，讀著讀著，我也會開始另一些在被窩裡、在書桌下、在無人的角落進行的自我歡愉活動，我夾著枕頭、棉被、手腕、裙角，在愈來愈緊的腫脹中得到最大的快樂。當時我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才那麼變態色情，十幾歲就強迫性的夜夜手淫，於是我自以為背負著只有我一人才有的罪惡重擔，羞羞慚慚的獨自走在人生的路上。

偶爾還會學著小說中的情節和他們在冰果店嚼著檸檬汁聊天。我們並沒做什麼，就那麼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訕著，但是當我們灼熱的對看時，我依稀感覺到兩腿間的腫脹。後來我也一直沒和他們做過什麼，因為那種灼熱已經足夠我帶回家中進行屬於我自己的快樂活動。

總是在熄了燈以後摸索著尋找我的軀體。沒過兩三年，連這種摸索也稀疏起來，在那個時候我才在逐漸冷卻的熱情中發現，早年就會自給自足是多麼好的事情，我從不需要靠丈夫來給我滿足。

大學。聽人說寡婦的日子難過，夜晚更難過，我倒沒有那種感覺，反正自給自足的日子早就常態。但是現在，一反多少年來的常態，我熱烈的喜歡狂野的和男人做愛。這個轉變發生在兩年前。我的第二任丈夫是個平凡的男人，八年前我們認識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熱烈的戀愛，那時大家都是四十幾的成年人了，還談什麼戀愛呢！我死過丈夫，他離婚大家都不經意了，彼此也覺得可以作伴，那就湊合一下吧！

# 我的變態

◎何春蕙

# 我的幸福

孩子唸國一的時候，丈夫在一次車禍中去世，我繼續著孤獨的生活，養著孩子，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上空中

他們開始長出小小硬硬的牙齦，時時磨著我的乳房的時候，連他們的咬嚼都是那麼銘心刻骨——餵奶真是件性感的事。

直到兩年前的某一天，丈夫不知受了什麼刺激，我猜或許是看了家裡新訂的鎖碼台節目吧！他

做為一個年過半百的女人，我慶幸自己有機會在再婚中發現截然不同的快樂方式，也默默感謝第一任丈夫愛看鎖碼台。



◎圖/曲曲

知受了什麼刺激，我猜或許是看了家裡新訂的鎖碼台節目吧！他

我，在牙齒之間細細的磨著，我嚇了一跳，但是同時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快感。成年男人的咬嚼和嬰兒的磨牙很不一樣，有一種吞噬的危險，混著一些被需要、被掌握時的無力感。那種很久沒有的腫脹和緊張又

回來了，而且比過去更令我暈眩，我忍不住快樂的抱緊了丈夫，熱情的投入遊戲。

說真的，我一向不覺得性交的插入有什麼特別的愉悅，男性性器官的活動總是那麼單調平淡。相較之下，在我胸前的任何野蠻動作都令我心花怒放，爽到最高點。我不知道這算不算被虐狂，反正任何對我胸部的蹂躪都會使後來的插入顯得比較可以忍受。做為一個年過半百的女人，我慶幸自己有機會在再婚中發現截然不同的快樂方式，也默默的感謝第二任丈夫愛看鎖碼台。我知道別人會認為我的偏好非常變態，但是作為一個一生都在變態的性中得到滿足和快感的女人，我倒覺得我的變態正是我幸福的來源。